

## 【修身漫谈】

## 心若不动，风又奈何

□崔耕和

都说世界复杂，要问这世界有多复杂，许多人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都说棋类是世界的缩影，千变万化也許能诠释这世界的复杂。世上最流行的莫过于围棋、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了，而其中变化最多的当数围棋。围棋有361个交叉点，有黑、白、空三种选择，会产生繁多的变化。“尧造围棋，丹朱善之”以来，不知多少棋手从中体味了人生况味，品尝了大千世界的繁复。

棋类中最简单、最省时的当数国际象棋。同是棋类游戏，西方人就颇能化繁为简。国际象棋走完一盘大约40步，每一步面临30种选择。尽管比起围棋来已经非常简约了，可它的变化种类仍是极多。

都说人生如弈棋，但二者实实在在是不对等的。棋盘上的变化再多，其边界、格数、子数也是固定的。人生尽管生命之数有限，但面对的却是浩渺的无限，其变化定不是数字所能表达的。古人云，“千古无重局”，说的既是棋，更是人生。

好在，人有化繁为简的能力。落草而生，渐入世俗，在吃饱了不饿的基础上，渐

渐分出了三六九等。于是，有人陷入乱麻般的复杂中不能自拔，有人追求简约而获得了精神的富足。

不难看出，化繁为简、返璞归真是找回自我、抚慰灵魂的捷径。于是，梭罗离开了物欲膨胀的环境，独居于瓦尔登湖畔，没有了物质的侵扰，没有了俗世的牵绊，一间木屋、一片湖水、一轮明月，澄静了他一颗清明的心，成就了他一段诗性的驻足。还有爱因斯坦，在他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里，在他想拥有什么就能拥有什么的现实生活中，偏偏选择了极端的简单。一把小提琴，一张

床，一张写字台和一点日用必需品，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抛却了多余外物的打扰，反而创造了无穷的丰富。

你有千变万化，我有一定之规；你有绳缰利锁，我有简单明了。说到这，绕不开近乎神话般的亚历山大大帝，当他在征战途中面对千年不可解之绳结时，一剑挥去，绳结坠地。不解解之妙，尽在利剑一挥中。

是的，你有“千古无重局”，我有“一局一回新”。任尔东南西北风，我可选择岿然不动。心若不动，风又奈何？



## 【乡土寻真】



## 从蓝天到绿地

□杨艮

退休后的日子怎么过？许多面临退休的人不乏困惑，已经退休的人则要有相当长一段很难受的适应期。可是，有一对夫妇的退休生活让我深深感动。

从繁华的省城回到家乡那个小山村，自建房屋，亲自耕种，过“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”的生活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而他们做到了。

“昔日凌云耕蓝天，今朝躬身锄绿地”，横批是“幸福人生”——这副对联，恰当地反映了拟写对联的人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追求。

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。一座设计别致的两层小楼坐落在山坡边，这是主人用卖掉省城的唯一一套住房所得的钱建成的，也是他们亲手设计的。院子靠南的地方方建了一个小小的荷塘，荷叶荷花散发出醉人的香味，池中养着金鱼。空地上栽种着山楂、海棠、樱花、百日红、美人蕉，树下还有小片的草坪，墙上爬着凌霄。主人在院子的低处和高处分界的斜坡中段，把一种正在生长的藤萝编织成一个拱形门。藤萝青枝绿叶，这道门多么富有诗意！

我最喜欢中秋时节来这里。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，院子里，海棠果和山楂都红了，美人蕉红艳艳地开着。藕池里，荷叶香气扑鼻，游鱼自在戏水。

向外望去，漫山遍野大片大片的山楂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，都果实累累。那些果树，那些松柏、那些起伏起伏的山脊，那满眼的姹紫嫣红、那醉人的山中浓香，召唤

着我，让我急不可待地要去山上转一圈。从西门出去就是山，小路两边就是果树。过了一片山楂树，是一片柿子树，过了柿子树，是一片苹果树，过了苹果树，是一片栗子树……

山中静悄悄的，我贪婪地呼吸着饱含果香的空气，这才知道，城市里的任何“氧吧”都不如这个“养吧”，也才知道原本居住在省城的人为什么要来这里盖房居住。

穿过这条小路，就到了一条较为宽阔水泥路，修这条路时，村里向村民集资，每人100元，他们捐了3000元；修另外一条路时，他们送去了2000元。他家门前原本是一条窄窄的土路，雨雪天泥泞无比，他出资一万余元，进行了改建，周围的村民都得到了方便。村委会要在大喇叭上表扬他的先进事迹，他坚决地拒绝了。

本文的主人公是个怎样的人呢？

从文章开头的那副对联的上联“昔日凌云耕蓝天”不难猜测，他曾经是位飞行员。当年，他在家乡高中毕业，很幸运地被“招飞”，飞了二十年后，转业到了政府部门做处级干部。是多么顺利、多么幸运的人生啊！可以想象，在城市里，退休以后，他完全可以或打牌听戏，或含饴弄孙，或提笼遛鸟，还可以两口子到处去游山玩水，生活会过得优哉游哉。可是，他却是个闲不住的人。

年纪大了，他时常想念家乡，落叶归根啊！故乡对她的子女敞开着温暖的怀抱。

在老家基地上盖了房子，在这美丽的

农家小院里，靠夫妻二人的养老金，足以过安逸舒适的生活。但他是个天生闲不住的人，他要用创造性的劳动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。他要喝没有污染的山泉水，在山根打了深井；他要吃纯绿色的粮食，自己耕种，施用农家肥；他要养鸡、养猪、养羊，吃上放心的肉，喝上放心的羊奶；他还要吃上自产的真正放心的蜂蜜，因此养了三箱蜜蜂。

为了耕种、脱粒、饲养牲畜，他置办了全套的农具，还有铡草机、粉碎机。他精心地收集起各种禾秧作为牲畜的饲料，还学会了青储饲料加工法。每天早晨，伴随着嘹亮的鸡啼，他们夫妇起床，粉碎饲料，喂羊、喂鸡、下地侍弄庄稼、打理果树，他们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和养殖工人。

他们现在已六十多岁，背已微驼，清瘦，略显单薄，双手因为每天的劳作变得非常粗糙。但他们快乐地生活着，并为之自豪着。“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”，他家大门口另一副对联的横批是“劳动光荣”。他们的女儿女婿节假日会带着外孙从省城开车来看望他们，屡次劝他们再回省城养老，他们坚决地拒绝了。看他们的劲头，再干二十年没问题。

每当在城市小区的路边或者广场看到一堆六十来岁的（甚至还有更年轻的）退休人士在打牌、下棋或者跳舞，我就想起那对在郊区山中劳作的夫妇。

他们就是我的亲戚张均安、赵凤翠夫妇。

## 【亲情绵绵】

## 参军的弟弟，妈妈等你写信回家

□李晓

儿子的孤坟，就在山梁上一棵黄葛树下，与家门默默相望。儿子的孤坟，与母亲的距离只有300米，却同母亲相望的方向相隔百里之遥。儿子的孤坟，延长了一个母亲三十多年的思念。

去年夏天，我采访了这位77岁的母亲，她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就像儿子坟前那棵沧桑百年的黄葛树身。

老母亲面对我的采访，哭了，她说：“儿子还在，还活着。”

三十多年前的秋天，19岁的儿子参军一年后，就在修建南疆铁路的工程中牺牲了。那几天，为了瞒住母亲，大儿子把母亲送到出嫁的姐姐那里住下。

大儿子把母亲接回来那天，经过松树林，母亲一眼望见山梁上那座新坟。母亲问：“那是谁？”他赶紧回答说，是村里人一个在城市的亲戚死后安葬在这里的。母亲相信了，没有再问。

此后经年，为了瞒住母亲，这个乡村教师穿着草鞋，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，去乡邮政所，模仿弟弟的语气和笔迹，不停地给母亲写信，给母亲汇款。每一次接到“当兵弟

弟”的来信，他就会拆开信件，一句一句地给母亲念。母亲不识字，母亲从“儿子”的诉说里，感到莫大的安慰。母亲要给儿子回信，她一句一句地念，他一句一句地记下。他把母亲的这些回信，珍藏在一个柜子里。母亲生日时，总是按时收到在新疆“儿子”的来信和汇款。“妈，生日快乐。因为我是特殊兵种，得遵守部队要求，不能回家和您在一起……”“妈，我的孩子在部队医院出生了，7斤3两，白白胖胖……”“妈，您绣的鞋垫我收到了，多好看啊。妈，儿子谢谢您，儿子不知道如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啊……”采访时，在这位母亲的家里，我拿出这几封信件，一一读着。

老人告诉我，有一年，她特别想去新疆看孙子，无论孩子们怎么劝说，她已经打好了包裹，带上了家乡的腊肉、核桃，要去看一眼二十多年没有见到的儿子。

那天清晨，母亲一个人悄悄走了。走了十多公里山路，又返回来，坐在山冈上哭了一会儿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大儿子兴冲冲跑到院子里，对母亲大喊道：“妈，弟弟又来信了。”这一次，母亲掩上门，一个人

躲在墙角里哭。大儿子敲开门，母亲擦干了泪说：“没事儿没事儿，娃在部队干得好，我这个当妈的，高兴啊。”

大儿子就这样坚持着，以弟弟的名义，给母亲写信，给母亲汇款。34年，这个数字是：370封信件、24600元汇款。母亲还是那样高兴，还是那样絮絮叨叨。

然而，有一天当大儿子发现母亲颠着一双小脚，一天要从山梁上往返几趟时，他隐隐地感到，最揪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去年春天的一天，全家人赶来参加母亲的生日聚会，母亲突然拉住大儿子的手，平静地说：“娃，你弟弟的事，我10年前就知道了。”大儿子一把搂住母亲痛哭起来。这个对母亲艰难隐藏的秘密，却被母亲自己捅穿了，并被母亲一直忍了10年。母亲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，全家人谁也没有问母亲。

我采访老人时，她说：“我的两个娃，都还在。一个在我的心坎里，一个就在我身边。”我问老人：“您既然知道儿子不在世上的消息，为什么不先说出来？”老人说：“我活着，要让自己感到有希望，更要让娃娃心里感到有希望。”

现在，人有病就得看医生，就得住院，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大家可能以为，已经没人糊涂到有病不去看医生了。其实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讳疾忌医、得了病不好好治疗，或是非得小病成了大病才去看的人并不少见。

有位朋友的父亲年轻时得了过敏性哮喘，一直不能根治。近年来每个冬天出进医院成了家常便饭。我和妻子有空时便做点儿饭送到医院。

去了医院几次我们就看明白了。他这病，对凉气、冷风敏感得很，简直比什么灵敏的仪器还灵敏，发作起来，不堪待毙，一口气上不来就得休克。但一送到医院，进了有暖气的病房，再挂上几次吊瓶儿，就啥事也没有了，又能吃又能喝，完全正常人一个。

医院住久了，简直比关他禁闭还难受。他老伴不在跟前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跑去走廊里透透气，放放风。有时我们送饭去，见他独自一人立于窗下的风口里，就把他扶回病房。次日再去，就有些发烧，体温马上升上来。他红着脸，满脸的不好意思。俗话说“老小孩儿，老小孩儿”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

## 【从生老病死看风俗演变之二】

## 关于病

□祁白水

前年冬天很冷，还好，一冬天没什么事。去年冬天不冷，估计没什么事，打过几次电话，也说很好。要过年了，我们准备去看望他，上午打电话没人接，等到下午也没回电话，再打，接电话的是他小女儿，说是爸爸住院了，在重症监护室呢。这一惊吃得非同小可，次日上午（当地风俗下午不去探视病人）我急急去医院，才知道一入冬他就折腾上了，基本没消停，本县医院、外地医院出进好几趟了，这是最厉害的一次，直接进了重症室，已经三天了。老太太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

他的儿子从省城回来，待了好几天，但年底了事忙没法一直陪护不上班，两个闺女也都从外地飞回来了，儿子走时叮嘱姐妹俩，他下次回来之前，谁也不许走。万幸的是，我们去的第二天，他就出了重症室，进入了普通病房。

这个年过的！儿子、闺女、女婿、孙子全来了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，却是在医院里。由于接触久了，也知悉他脾性，就委婉劝他，以后可得少出门，出门也不要再骑那电动自行车了。并当着老太太面，直接交待，以后俺叔要不听你劝，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去帮你。

清明节，我出了一趟门。回来要去看他，一打电话，又在医院里！这次也顾不上是下午，立马去了医院。老太太不在，回家给他熬中药去了。见我们俩去了，只是一个劲儿笑，故作轻松状，我们也不好说啥。问起来，他自己承认：骑摩托车出了一趟门儿……

用老太太的话说，年前都去摸过阎王鼻子了，咋这么没记性？老太太一见到我们就落泪。转天再去，就不再顾忌他面子，直接劝道：“以后一入了冬就在家猫着，让俺婶子给做好吃的，好好保养着，保管不会有事的。把自己身体养得好的，就是你最大的贡献了。要不，住院花钱就不说了，受多大罪呀！俺这兄弟姊妹们，在外边上也不安心呀……”

老太太接过话茬说，儿子、姑娘都来电话了，俺们也想透了，再到冬天去租一套楼房住，一冬天不出门，上厕所也在屋子里边，保准不会犯这吓煞人的毛病。我们也领首称是：这办法好。不就万儿八千的租金？看看这一年里花的医药费，两三个这数也不止呢。

俗话说：三分病，七分养。哩里啰唆扯了这半天，不知道朋友们听明白了没有？许多人视医院为畏途，目下的医患关系又是如此紧张，何不转变观念，求人莫如求己。可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实现由单纯的病后治疗为主，到病前保健预防为主的卫生理念的大转弯呢？

“家教、家孝、家文化”  
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:qlwbjia@163.com